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Who utters these lines? –Speaker’ s markers of Chinese textbooks in pre-modern East Asia–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5-03-01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竹越, 孝, TAKEKOSHI, Takash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880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这句台词是谁说的？

——近代以前东亚汉语会话教材的说话者标记*

竹越 孝

1. 前言

“这句台词是谁说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朝鲜时代的汉语教材时经常会提出的一个疑问。《老乞大》、《朴通事》等汉语教材基本上没有表示对话的主体与客体，同时也未表示出说话者的转换，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教材——尤其是在阅读《朴通事》时，往往难以判断每句台词到底是谁说的，从哪里到哪里是一个人的台词，一段话中到底有几个角色等。

这一教材编写状况如今令我们深感困惑，但当时使用这些教材的汉语学习者似乎并未感到有任何困难，这种形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很自然也是很合理的。本文拟通过对东亚各国汉语会话教材中所发现的说话者标记的分析，初步考察说话者标记发展的过程及在各教材中所起到的作用。

2. 东亚汉语会话教材的说话者标记

2.1 敦煌资料（9—10世纪）

世界上最早的汉语会话教材始见于20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文献里。在敦煌资料中偶有汉语和藏语或于阗语（Khotanese）的对译会话用例，多半为在佛经背面抄写的断片，其年代可以推定为9世纪至10世纪。这些资料用藏文或于阗文来拼写汉字，如¹：

- (1) 趁时迭不迭？ 到阿那里呀？ 坐啊。
阿谁用？ 阿那里放着？ 甚解啊？
打么语？ 怎生做？（S2736，与藏文对译）
- (2) 水担来。 急做饭。 觅娘子来。
要什么哪？ 毡担来。 担饭食来。
盐担来。 迈来。（S5212，与于阗文对译）

* 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2013—2015年度基盤研究（C）“満洲語の意味と用法からアプローチする清代北京語の語彙・語法研究”，課題番号25370491）之资助项目，曾在国际译学书学会第6届国际学术会议（2014年3月15日至16日，北京大学）上宣读，会上受到郑光、汪维辉等先生的指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1 引自高田时雄（1988），其汉字的构拟亦依据于高田先生。原卷均藏于大英图书馆。

以上断片只是罗列出了各种汉语的口语表现，但无说话者的区别。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汉语教材中，“对话”这一形式似乎尚未存在。

2.2 中国本土资料（14世纪）

中国本土亦曾有汉语会话的教材。元泰定元年（1324）出版的书信范本《新编事文类要启劄青钱》前集卷十《通叙门》中有“问答绮谈”这一会话。此篇含有“初相识”、“曾相识”、“城里见”、“途中见”、“在任官”、“在闲官”、“士人”、“农人”、“匠人”、“干委”、“叙谢”等共十一个场面的对话。篇中使用了“问”与“答”这两种标记来表示说话者的区别。如²：

- (3) 问：敢问哥的高姓？ 答：小人姓某。
 问：久闻哥的名听，无便根随。 答：长要来探哥，没个便当。
 问：敢问哥那里是家？ 答：某州某县。
 问：即目在那里勾当来？ 答：如今得某处勾当去也。（初相识）
- (4) 问：曾那处厮见哥来。 答：敢忘了某处相见来。
 问：不探哥每到来，千万休罪。 答：告么，小人。
 问：您底亲眷安乐好么？ 答：托哥底福荫，大小如常。
 问：打听哥每好勾当。 答：年来命乖，说着教人笑话。（曾相识）

上例问答中所使用的便是当时的口语。此书之所以收录较为浅易的家常会话，金文京（2005）认为：“大概不外乎是为了满足当时南方人和北方人使用此类汉儿言语的人交际的需求，其中道理正好与高丽人编问答体的《老乞大》无不一样”。

2.3 朝鲜资料（14—19世纪）

朝鲜资料是指在高丽、朝鲜这两个时代“通文馆”和“司译院”³等机关为培养翻译官员而编写的一批教材。朝鲜资料中除各种韵书、词典外，亦有不少会话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这两部系列性教材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两部教材的成书年代大致可以推定为14世纪末，此后至18世纪陆续出版了各种修订本及谚

2 引自金文京（2005），“问”、“答”的部分为阴刻。《启劄青钱》的原本藏于日本德山毛利氏，现有古典研究会（1963）与大化书局（1980）的影印本。

3 通文馆的设立为高丽忠烈王2年（1276），朝鲜太祖2年（1393）时改称为司译院。15世纪后，司译院的教学系统拥有四个部门，即：汉学、蒙学、倭学、女真学（后来改称为清学）。

解本⁴。

如上所述,《老乞大》、《朴通事》这两部种系列性教材基本上均未表示说话者的区别,同时也未表示说话者的转换,但偶尔可以看到台词与台词之间的提示,如⁵:

(5) 不多时却到店里,见店主人和三个客人立地看马,店主人道:这三个伴当,两个是买马的客人,一个是管牙人。你这马,他每都一发买将直南卖去。便将到市上也则兀的是。千零不如一顿,则不如都卖与他每倒快也。(《古本老乞大》第60话)

(6) 一霎儿人闹起来,新来的崔舍三回连打上了,别人道:梦着了也。

又打一会,崔舍又打上,众人喝保道:我不想这新来的庄家快打,这的唤做:“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怎么小看人?

崔舍道:你们再也敢和我打毬么?你十分休小看人。常言道:“寸铁入木,九牛之力”。(《朴通事谚解》第94话)

上例中“不多时却到店里,见店主人和三个客人立地看马,店主人道”、“一霎儿人闹起来,新来的崔舍三回连打上了,别人道”、“又打一会,崔舍又打上,众人喝保道”、“崔舍道”等句子均可以视为“舞台提示”,但实际上我们却难以看到其标记。

以上事实并不意味着当时朝鲜人没有注意到说话者的区别,如崔世珍(1473-1542)的谚解本《翻译老乞大》(1510前后)与其它《老乞大》版本同样未能表示说话者,但我们在影印本中可以看到,后人用毛笔加上了“○”和“、”这两种标记,以试图区别说话者,如⁶:

(7) ○大哥,你从哪里来?

、我从高丽王京来。

○如今那里去?

4 “谚解”即指使用韩文的汉字注音与韩译,司译院的汉语教材可以分为“汉字本”与“谚解本”。《老乞大》的现存版本有:《古本老乞大》(14世纪末,汉字本)、《翻译老乞大》(1510前后,谚解本)、《老乞大谚解》(1670,谚解本)、平安本《老乞大谚解》(1745,谚解本)、《老乞大新释》(1761,汉字本)、《老乞大新释谚解》(存卷一,1763,谚解本)、《重刊老乞大》(1795,汉字本)、《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前后,谚解本);《朴通事》的现存版本有:《翻译朴通事》(存卷上,1510前后,谚解本)、《朴通事谚解》(1677,谚解本)、《朴通事新释》(1765,汉字本)、《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前后,谚解本)等。

5 引自郑光等(2000)、京城帝国大学(1943)。

6 引自中央大学校(1972)。关于《翻译老乞大》一书中所看到的毛笔标记,详参竹越孝(2006)。

、我往北京去。

○你几时离了王京？

、我这月初一日离了王京。

○既是这月初一日离了王京，到今半个月，怎么才到的这里？

、我有一个火伴，落后了来。我沿路上慢慢的行着等候来，因此上，来的迟了。

○那火伴如今赶上来了不曾？

、这个火伴便是，夜来才到。

○你这月尽头，到的北京么，到不得？

、知他，那话怎敢说。天可怜见，身已安乐时，也到。（第1话）

这两种标记自第1话至第18话（上1a2-25b7）均有存在，可能是在《老乞大》一书中唯一能够区分说话者的例句，因此值得我们重视。但从目前搜集到的全部资料来看，这种现象是十分罕见的。不仅是《老朴》之类，即使是在19世纪出版的会话教材《华音启蒙》（1883）和其它抄本资料，如《你呢贵姓》、《学清》、《骑着一匹》、《中华正音》等教材中⁷，也同样难以看到表示说话者区别的标记。在朝鲜资料中，《伍伦全备谚解》（1721）一书可以视为唯一表示说话者的教材，此书使用“大生”、“小生”、“净”等角色名称来表示说话的主体。但此书是将明人邱濬（1421-1495）的戏曲作品《伍伦全备记》改编成为汉语教材的，它仍保留着戏曲作品的结构，因此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案。

2.4 西洋资料（16—19世纪）

在中国，西洋传教士自明代开始布教活动。传教士曾编写过各种各样的汉语词典和教材，毫无疑问，《宾主问答私拟》为会话教材中的嚆矢之作。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 Ricci, 1552-1610）和罗明坚（M. Ruggieri）在广东肇庆编纂了《葡汉词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此书在卷头收录有简单的汉语会话课本《Pin ciù ven tà ssi gni 宾主问答私拟》，推定其成书年代为明万历12年（1584）前后。此篇用罗马字来拼写汉字，并有“客曰”、“童曰”、“主人曰”、“问曰”、“答曰”等说话者标记，如下⁸：

- (8) 客曰：特来拜你师父。师父在家里么？ 童曰：在家里诵经拜香。
客曰：我是某处相公多多拜上师父呵。 童曰：起动相公来。

7 详参汪维辉（2005）、汪维辉等（2011）。

8 引自古屋昭弘（1989），其汉字的构拟亦依据于古屋先生。原本藏于罗马耶稣会图书馆（ARSI）。

客曰：尔师父在家不在？ 童曰：在家。

客曰：请尔师父出来。 童曰：外面有一位相公来拜师父，请师父出去相见。

Ledor: 主客相见向上作揖，客请在右手边。主人在左边作揖。客请主人过右。主人辞曰：“格外不敢”。客“请请”，乃过右作揖了。

主人问曰：相公贵生？ 答曰：某生。

主人问曰：贵府贵县？ 答曰：某府某县。

主人问：高姓？ 答曰：某姓。

问曰：尊号？ 答曰：某号。

主人曰：久仰。 客曰：不敢。

上例中葡萄牙语“Ledor”其意相当于戏剧中的“旁白”，这一部分可以视为台词与台词间的提示。

历代西洋的汉语教材基本上均保持着说话者的风格，如威妥玛（Thomas F. Wade, 1818-1895）和中国人应龙田所编的汉语教材《问答篇》（1860）为威妥玛《语言自述集·谈论篇百章》（1867）的蓝本，此书的内容取材于将满文《Tanggū meyen》（汉名《一百条》，1750）改编成为满汉合璧或蒙汉合璧形式的教材⁹。这些教材基本上都未表示说话者，但在《问答篇》里却使用了数字来表示说话者的转换，如¹⁰：

(9) 一：我听见说，你如今学满洲书呢么，很好！满洲話，是咱们头等头儿的要紧的事情，就像汉人们，各处儿各处儿的乡谈，是一个样儿，不会使的么？

二：是，可不是么？我念了十几年的汉书，至今还摸不着一点儿头绪儿呢。若再不念满洲书，不学翻译，两下里都耽误咯。因为这么着，我一则来瞧瞧哥哥，二则我还有求哥哥的去处儿呢。只是怪难开口的。

三：这有甚么呢？有话请说，若是我能够做得来的事，你跟前我还推辞么？

四：我所求的，是哥哥疼爱我，就是劳乏些儿，可怎么样呢？抽空儿，给我编几个话条子，我念。兄弟若能够成了人，都是哥哥所赐的，我永远不敢忘了恩哪。必定重報的。

9 《Tanggū Meyen》系列性会话的书种类颇丰，如：《清文指要》（1789）为满、汉对照课本；《初学指南》（1794）为蒙、汉对照课本；《三合语录》（1829）为满、蒙、汉对照课本。另有几种抄本，详参竹越孝（2011b）。

10 引自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藏本，数字的部分为小字。

五：你怎么这么这么说呢？你是外人么？只是怕你不肯学，既然你要学，巴不得的叫你成人呢？说报恩的是甚么话呢？咱们自己人里头说的么？

六：若是这么着，我就感激不尽了。只好给哥哥磕头咯，还有甚么说的呢？（第1章）

上例中的单数“一”、“三”、“五”是一个人的台词，双数“二”、“四”、“六”则是另一个人的台词。我们认为，由于天主教有“圣经问答”的传统，因此西洋资料中便有了表示说话者的形式，这种“问答”形式也可能对汉语会话教材的成立提供了一种框架。

2.5 满汉资料（18—19世纪）

满语是清代的公用语，清代的公文一般先用满语写成“正文”，然后再以汉语作为“副文”添加，这种文书形式一般称为“满汉合璧”。随着满族逐渐被汉化，其母语就演变成为汉语，也就随之出现了以满汉合璧为主的文书形式。清朝政府为培养翻译官员，鼓励学习满语，因此在北京陆续出版了各种满语教材。自18世纪至19世纪，满汉合璧形式的会话教材至少有十多种¹¹，其中《满汉成语对待》为最早的满汉教材之一，并有清康熙41年（1702）序。此书收录了共348条的成语故事，其形式不是对话体而是独白体，但此书卷头有由“主 boigoji”与“宾 antaka”构成的对话篇《杂话 turgun forgošorongge》，如下¹²：

(10) 主：身上好么？打那里来？家下都好么？进来，现成的饭，快抬来。阿哥来的好，我也没吃饭，大家一块儿吃些。

宾：别，咱们许久没会见，因没得见来会会，从家里吃了饭出来的。果若没吃肚里饿，谁于改着顿儿吃好东西有讷呢？你们家你跟前，我还妆假么？要着吃还使不得么？

主：妆烟，送茶来。这一向在家里，作甚么来？为甚么一个人也不打发来了？我还疑着怎么了呢。要去看去来着，事情绊住了，一下子就忘了。

宾：是。你家里的事我明知道，来了也不得安然，故意儿的打了个沉儿。（杂话）

这种“主”和“宾”的对话形式与上述《宾主问答私拟》十分相似，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

11 详参竹越孝（2011a）。

12 引自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北京听松楼刊本，原文为满语和汉语的对译形式，其满语部分从略。

此外，也有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说话者的满汉教材，如《清话问答四十条》（1758）使用“○”这一记号表示说话者的转换，如¹³：

(11) 阿哥你在家作什么？

○读书。

○读什么书？

○日里读汉书，晚间念满洲书。

○你这个年纪，正是学的时候，饱食暖衣的，没有费心的地方。知道该念书，有什么说处呢？只不要徒在口头耳边用功夫。（第三条）

(12) 阿哥你的汉先生是那里人？

○我师傅是南边人。

○学问何如？

○诗作的尽是他的分儿。文章上好的狠，经史稀熟，不但引诱教训的巧，遇见什么就讲给知道。（第五条）

上例虽未表示说话的主体与客体，但“○”这一记号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句台词是谁说的”¹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形式是在满汉资料中是较为罕见的，大多教材几乎均未表示说话者的区别。

2.6 唐话资料（18—19世纪）

日本江户时代实行了“锁国”政策，当时长崎是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此地集中了大量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物品。“唐通事”是指汉语翻译者，他们在长崎不仅担任中日贸易的翻译，也负责管理交易活动以及居留在日的中国人的生活。1604年长崎初次设置了唐通事，最早担任唐通事的便是东渡的中国人，后来由日本人担任的唐通事也逐渐增加。“唐话资料”便是当时为培养唐通事而编写的教材，目前现存资料多半是在18世纪至19世纪编写的。

当时著名的唐通事冈岛冠山（1674-1728）曾编写过许多学习唐话的教材，其中《唐话纂要》（1716）便是历史上最早而且最具代表性的唐话教材。此书卷四“长短话”含有28组汉语对话，均为“一问一答”的形式，各组对话之间互无联系。每一句用日本假名来表示汉字注音与日语翻译，但未表示说话者，如¹⁵：

13 引自日本东洋文库藏刊本，原文为满语和汉语的对译形式，其满语部分从略。

14 除《清话问答四十条》外，道光7年（1827）刊本《清文启蒙》亦使用同样标记来表示说话者的转换。详参竹越孝（2012）。

15 引自《唐话辞书类集》第6集。

(13) 别来许久不见，耿耿思念。不知兴居平安么？

这一向为俗事所绊，竟无暇迎送。故此不问起居，多多欠情了。不知令郎令爱一向都好么？

长兄你这几日，有什么紧要事？整日出门，我曾屡屡到贵府问候，无一次在家相见。你兴头直恁匆忙，可羨可羨。

小弟这两日，为没要紧事奔走，没半刻在家安坐。前几次空劳先生费步。再过两天，必有些闲空，敢特设村酒奉扳，少叙闲话便了。

冈岛冠山所编的另一本教材为《唐话便用》(1725)，此书自卷四至卷六包含有以下几种对话用例：“初相见说话”、“平日相会说话”、“诸般谢人说话”、“望人看顾说话”、“诸般借贷说话”、“诸般贺人说话”、“诸般谏劝说话”、“诸般赞叹人说话”、“书生相会说话”、“与僧家相会说话”。这些对话亦是“一问一答”的形式，与《唐话纂要》的不同之处在于，该书使用了“答”这一标记来表示对话的对象，如¹⁶：

(14) 这几日少会，未知尊体康健？小弟也俗务多，不能常来问候。得罪得罪。

答：岂敢好说。小弟前日特拜尊府，因值兄长他出，与老管家说声回来。今日稍得闲暇，偶然到个里，恰好与兄长会聚，且喜平安，大慰积困。

多谢下顾。近日我因有贱恙，在家将息。昨今略觉好些。所以久失拜候。休怪休怪。

答：久不闻消息，心下不安，特来问候。那知果有贵恙？这两日天气更冷，虽然略好，也不可可见风，只顾用药，请自保重。（平日相会说话）

以上两种教材均为江户（现东京）出版的木刻本，但唐话资料中有很多抄本，这些抄本教材几乎都未表示说话者的区别。例如《请客人》（年代不详）这一抄本亦是在长崎使用的会话教材，此书没有注音与日译，只有两个人的对话，如¹⁷：

(15) 客人来了，家主人出来迎接。

久违久违，连日少会。 连日少会。

起居纳福么？ 多谢靠福。

尊翁大人多多纳福。 多谢，家严都平安。老翁先生健得狠。

16 引自《唐话辞书类集》第7集。

17 引自奥村佳代子（2011）。此书为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所藏的抄本《唐话课本五种》之一，其内容为：《小孩儿》、《长短话》、《请客人》、《小学生》、《闹里闹》。其中《长短话》与《请客人》体例相同，为对话形式的课本。

尊夫人一向都好么？ 多谢，贱门都好。
 令郎读书用工，聪明得狠。 小儿笨得狠，只要懒惰，不能进学。
 令爱及算了。 小女年长了。
 好好，两位都伶俐，恭喜恭喜。 不敢不敢。

我们由此可以推定，唐话资料的最原始形式是没有说话者标记的，后来随着对课本体例的整理，才出现了“问”、“答”等标记。

2.7 琉球资料（18世纪）

琉球王朝自从明永乐2年（1404）接受了明皇帝的册封以来，一直到清同治5年（1866）与中国保持了朝贡关系。为了培养官员人才，琉球王朝早就设立了两种公派留学制度：其一为在南京或北京的国子监学习的“官生”；其二为在福州学习的“勤学”。留学生们去中国本土前应学习汉语，他们学习的教材即是“琉球官话”教材。现存的琉球官话资料中，《百姓官话》、《学官话》（一名《尊驾》）、《官话问答便语》三书为代表性的会话教材。这些教材均为抄本，多半有声调标记，但没有汉字注音与翻译。其中《百姓官话》的卷首有乾隆18年（1753）的序¹⁸，这些教材中所使用的汉语可以视为18世纪的“官话”语言的反映。

现存琉球官话资料中，表示说话者的教材与未表示说话者的教材同时存在。在《学官话》一书中，使用“问”、“答”、“说”等标记来表示说话者大致占具一半，如¹⁹：

(16) 尊驾到敝馆贵干？

答：我到贵馆，要见你们老爷说一句话。不知你们老爷在家么？

答：我们老爷，刚才有公事出去了，不在家。

问：几时才得回来呢？

答：这个到也没凭据，不知道甚么时候才回来。

说：你们老爷不在家，我且回去，另日再来。停会你们老爷回来时节，有劳将我来的事情，替我讲一声。千万千万。

答：晓得晓得。

说：请了。

答：不送了。

18 详参木津祐子（2013）。

19 引自濑户口律子（2003）。《学官话》现藏于天理图书馆等。

完全未表示说话者的教材也存在,《官话问答便语》中只是列有两个人的对话,如²⁰:

(17) 学生今年初到中国,一心要学官话,求老先生教我。

好,秀才高姓? 姓金。

大名? 名范。

贵庚? 三十岁。

令尊令堂,都在堂么? 都在堂。

昆仲几位? 兄弟三人。

雁行第几? 弟二。

你要学官话,这个不难。一要勤苦,二要留心,日久自然晓得。先在眼前日用言语,学习明白,然后那些事物的话,皆可渐渐理会得来。呵,学生领教。(1a2-7)

上例虽然具有“问答”的框架,但没有会话的标记。我们由此可以推定,琉球资料与唐话资料一样,最早都是没有说话者标记的。

2.8 正音资料(19世纪)

由于清雍正6年(1728)上谕要求福建、广东两省官员学习“正音”²¹,这两省便创建了“正音书院”、“正音书馆”等学校,出版了各种教材并以此进行正音教育。现存的正音教材至少有9种²²,均是在福建或广东出版的,其中高静亭的《正音撮要》(1834)和莎彝尊的《正音咀华》(1853)均含有会话的部分。

《正音咀华》卷二有“问士”、“问农”、“问工”、“问商”、“探友”、“回拜”、“辞行”、“送行”、“说情”、“呈究”、“乡绅见新”、“属员贺新人”、“属员见上司”、“送恩师县主离任”等14个场面的对话,这些对话基本上是由“客问”、“主答”等标记构成的,如下²³:

(18) 客问:好啊?

主答:儻好啊?许久不见,几乎认不得了。请坐喇,近来恭喜发财啊?

20 引自濂户口律子(2005)。《官话问答便语》现藏于天理图书馆等。

21 雍正6年6月敕命云:“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详参佐藤晴彦(1973)。

22 详参高田时雄(1997)。

23 引自采华书林(1971)。此篇没有注音,“客问”等提示的部分为小字。

客云：好说了，蒙过奖了。托儻的福，还算平安，但是没甚么好处。

主问：老大人老太太都好啊？

客答：不敢当了，家父家母都还健壮。

回问：府上老世伯老伯母、哥儿兄弟都好啊？

主答：都好。叫儻惦着。

客云：兄弟一向出门，总没得来给老哥哥请安问候，实在短礼得很了。

主云：兄弟为口奔驰，总没个空儿，到兄台大人跟前请安问好，实在疏懒得很了。

客云：岂敢。彼此一样。（探友）

在《正音咀华》一书中除这种“问答”形式外，还有较为复杂的对话，如：

(19) 承薄教官：晚生叩贺！ 巡检典史：卑职叩贺！

令道：岂敢。劳驾得很，请坐，不要行礼。

令问：那位是冯大哥？ 丞云：晚生姓冯。

令问：这位是蒋老师吗？ 教官答：晚生姓蒋。

令问：这位是韩老爷吗？ 史答：卑职姓韩。

令道：兄弟初到，诸事还靠各位同寅指示。 属答：岂敢。老堂台、堂翁。（属员贺新任）

上例描写了几位小官迎接一位新任大官的场面，这一段话中的登场人物有五六位，虽然是会话教材，但其对话结构与戏剧对白颇为相似。

3. 考察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东亚各国的汉语会话教材在出版发行的时间、地域以及说话者的标记等方面不尽相同，现将各种资料的情况归纳如下：

表 各种会话教材的说话者标记

资料	时间	地域	说话者标记	备考
敦煌资料	9-10世纪	敦煌	无	仅罗列有口语表现
本土资料	14世纪	中国	有	
朝鲜资料	14-19世纪	朝鲜	无	
西洋资料	16-19世纪	中国、欧洲	有	

满汉资料	18-19世纪	中国	时有时无	偶有说话者转换的记号
唐话资料	18-19世纪	日本	时有时无	原本无说话者标记?
琉球资料	18世纪	琉球	时有时无	原本无说话者标记?
正音资料	19世纪	中国	有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的敦煌资料的汉语原本并非是对话的形式，满汉资料也并非不是汉语学习的教材，而只是满语学习的教材，因此暂不论及这两种教材。

从上表即可看出，在中国本土使用的教材，如元代的《问答绮谈》、西洋资料、正音资料等基本上都有说话者标记；而在中国域外使用的教材，如朝鲜资料、唐话资料、琉球资料等无说话者标记，但却占据优势。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域外使用的三种资料均为培养翻译官员而编写的，这些资料的使用地域均属于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

我们认为，说话者标记的有无是与这些教材的用途密切相关的，即：培养翻译官员的教材主要是用于背诵，如朝鲜时代“译科”的考试方法就是要求考生再现《老乞大》、《朴通事》等教材中的部分课文²⁴。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只需背诵课文，而并不需要了解这句台词究竟是谁说的，也不需要知道从哪句到哪句是某一人的台词，更不需要明白这一段话是用于哪一场面的等。唐话资料、琉球资料亦同样是如此，学生们跟随教师的领读，只需能将课文背诵下来即可。反之，《问答绮谈》和正音资料的读者均为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他们通过汉字即可理解课文的内容。西洋人不识汉字，但也同样是先通过汉字来理解课文的。因此，通过汉语的“语音”来理解课文时，是毋庸表现出对话背景的；但通过“汉字”来理解课文时，则必须明确表示对话的背景。

总之，汉语会话教材有无说话者的标记是由教材的性质决定的，其重要的条件为：是用“耳”和“口”来理解课文，还是用“眼”来理解课文。

4. 结语

近代以前，东亚各国的汉语会话教材种类很多，内容也丰富多彩，教材之间既有诸多不同之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截至目前，对各种资料的专门性研究成果颇丰，但对整个资料的综合性考察尚显不足。另外，如今对于各种资料的语言面貌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各种教材的内部结构、课程安排及其教育效果等方面的研究尚需我们重视。

鉴于笔者能力有限，本文只是简单介绍了东亚地区汉语会话教材的概况，并

24 详参郑光（1990）。

就此作了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并助益于今后更为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 奥村佳代子（2007）《江戸時代の唐話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
- 奥村佳代子（2011）《関西大学図書館長澤文庫所蔵唐話課本五編》，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
- 采華書林（1971）《正音咀華》，名古屋：采華書林。
- 村上嘉英（1971）近世琉球における中国語学習の様態，《東方学》41：1-10。
- 大化書局（1980）《新編事文類要啓筭青錢附清明集》，台北：大化書局。
- 高田時雄（1988）《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国語史の研究》，京都：創文社。
- 高田時雄（1997）清代官話の資料について，《東方学会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771-784，東京：東方学会。
- 古典研究会（1963）《新編事文類要啓筭青錢：徳山毛利家藏》，東京：古典研究会。
- 古典研究会（1969-76）《唐話辞書類集》全20冊，東京：古典研究会。
- 古屋昭弘（1989）明代官話の一資料—リッチ・ルッジェーリの《賓主問答私擬》一，《東洋学報》70（3・4）：384-360。
- 金文京（2005）漢兒言語考，嚴翼相、遠藤光曉編《韓國的中國語言學資料研究》83-90，首爾：學古房。
- 京城帝國大學（1943）《朴通事諺解》，奎章閣叢書8。
- 瀬戸口律子（2003）《学官話全訳：琉球官話課本研究》，宜野湾：榕樹書林。
- 瀬戸口律子（2005）《官話問答便語全訳：琉球官話課本研究》，宜野湾：榕樹書林。
- 木津祐子（2013）《琉球写本〈人中畫〉四卷付〈百姓〉》，京都：臨川書店。
- 汪维辉（200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
- 汪维辉等（2011）《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 张美兰（2011）《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鄭光（1990）《朝鮮朝譯科試券研究》，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
- 鄭光等（2000）《元代漢語本〈老乞大〉》，慶州：慶北大學校出版部。
- 中央大學校（1972）《翻譯老乞大・卷上》，首爾：中央大學校大學院。
- 竹越孝（2006）《翻譯老乞大》に見られる墨書について，《KOTONOHA》40：13-22。
- 竹越孝（2011a）《一百条》系の漢語鈔本について，《汲古》59：70-77。
- 竹越孝（2011b）滿漢資料概観，遠藤光曉等編《清代民國漢語研究》23-29，首

爾：學古房。

竹越孝（2012）《兼滿漢語滿洲套話清文啓蒙：翻字・翻譯・索引》，神戸市外国語大学研究叢書49。

佐藤晴彦（1973）《正音咀華》のことば—近世白話史の一資料—，《人文研究》25(3)：54-69。

佐藤晴彦（1979）琉球写本官話課本のことば，《中国語学》226：88-98。